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九回 相見時難別亦難

踏上火星土地之前，每個旅客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調整「重力鞋」度數。這是人類實現太空旅行的重大關鍵，由於各星球質量不同，重力也有大有小。人體的生理機能，如血液循環、新陳代謝及神經脈衝等，也會隨著重力的大小而有所調整。重力鞋可以改變人體垂直方向四十五度錐形區的重力，度數則依各人體重而定。在此錐形區中，體重可保持恆常，以維持血壓和肌肉的伸弛力。不過當人坐下或躺下時，除非另有重力調整設施（一般公共場合或居家環境都有供應），否則會感到身體輕飄飄的。

在太空船上，重力調節是依所在星球而定的。比如說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，人到了月球，就必須調整其重力度數。若在月球上登船，此時太空船的重力調整值與月球相等。在飛行中重力值保持不變，一直要等到重力值有變化時，才需另行調整。

此外，火星的自轉速與地球相似，火星上的一天為二十四小時三十九．六分鐘，故仍可沿用地球上的計時方式，即一個火星日為二十四火星小時，一個小時為六十火星分鐘，一分鐘為六十火星秒，只不過地球日的一．〇二七五倍始為火星的一日。在登陸火星後，除非特殊因素，一般皆轉用當地計時方式。

旅客魚貫走進接駁甬道，大部分人只攜帶一個隨身小包。在這個時代，在家與出外沒有多大分別，就是遠赴火星也無需提箱攜篋、大包小包的。

黑金剛一行人特別引人注目，他們一出甬道，就有四個人迎了上來。那些人先向黑金剛行禮，便帶著七人從邊門離去。卡門也有人來接，衣紅三人與文祥、左非右等，目送大家先後離去。

旅客一一離去，最後，偌大的入境室中，只剩下了文祥等五人。文祥與衣紅情意乍生，最是難分難捨，兩個人倒變成了一個人。只見他們一會兒絮絮不休，一會兒又執手無語。坐在一旁的禪白彷彿發現了新大陸，兩隻圓通的眼睛，不斷在二人身上打滾。

「風哥，他們怎麼了？」禪白實在忍不住了，轉頭問坐在一旁的風不懼。

「難道你不懂什麼叫談戀愛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！」

「那你問什麼！」

「奇怪，衣姐前一分鐘還好好的，怎麼一眨眼，就連骨頭都軟了？」

風不懼也說不出所以然，左非右湊過來說：「小兄弟，你的衣姐平常兇得要命，那都是假的！現在這個黏搭搭的，才是你真正的衣姐。」

禪白嘟嘴道：「我寧願要假的！那個衣姐才是我的！」

「我們怎麼聯絡呢？」文祥知道不能再拖了。

衣紅傷感地說：「我們有個秘密的地方要去，停留多久還不知道……唉！假如那個人就是你多好！為什麼你不是他呢？」

文祥問：「他是誰？」

衣紅哀怨地望著文祥，說：「唉！我不能說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妳不肯說，我怎麼知道我不是他？」

衣紅幽幽地說：「我希望你就是他。」

文祥說：「好，就算我是他吧！」

衣紅搖頭說：「我相信你就是他。」

文祥說：「是，我是他！」

衣紅又點頭說：「沒有理由不是他。」

文祥說：「沒有理由。」

衣紅想了想，肯定地說：「你是他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當然是他。」

衣紅突然又恨恨地說：「哼！要是你不是他……」

文祥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衣紅咬牙說：「我會殺死你！」

文祥握住兩隻小手，說：「放心，就算我不是他，我也要變成他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說話要算話喲！」

文祥忙說：「當然，只是，他怎麼這麼重要呢？是你的什麼人嗎？」

衣紅羞得低下了頭：「我不能告訴你！」

文祥一顆心怦怦直跳：「妳不說，我怎麼變成他？」

衣紅懊惱地說：「錯在我，當時我沒有看清楚！」

文祥沒聽懂：「妳沒看清楚什麼？」

衣紅歎口氣說：「唉！光線那麼暗，又有人擋住。」

文祥急了，說：「妳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衣紅幽怨地望他一眼，說：「誰知道呢！」

文祥說：「誰知道什麼？」

衣紅兩眼盯著文祥，說：「如果我有危險，你一定會來救我吧？」

文祥急著說：「當然！那還用說！」

衣紅緊接著問：「不顧生死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什麼生死？妳要幹什麼？」

風不懼在一旁開口了：「衣紅，不能再說了，師父是怎麼交待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妳師父說了什麼？快告訴我！」

衣紅不能啟口，急得跺腳：「你能不能不要問？」

文祥見她似有難言之隱，不忍相逼，楞在一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風不懼很有耐心地等著，見二人再不說話了，這才說：

「該走了吧？反正還會見面的，至少八月之約大家是不見不散。文兄，我們住的地方不能說，你呢？能不能告訴我怎麼聯絡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住在地宮酒店，五〇七八號房。」

左非右則說：「我就不留地址了，反正你們也不會找我，而我要找你們，那是易如反掌，肯定找得到！」

禪白說：「不可能，我不信你找得到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小兄弟，明天清晨，你去大門口一處白色石礮子旁等我。」

禪白一揚頭，說：「別臭美了！我們都還沒去，你又知道有石礮子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呀！」

禪白說：「那你吹什麼牛？」

左非右笑笑說：「吹什麼牛？我們明天見面就知道了！」說罷，他便與四人告別，獨自飄然而去。

衣紅與文祥還不肯分手，風不懼連連催了幾次，最後還是禪白使出了殺手◆翻G「衣姐，我告師父去！」

文祥一直看到衣紅的影子消失在人群中，這才啞咕起來，怎麼這樣不爭氣，小倩的影子呢？難道人就是不能掙脫情網的羈絆？多年來，滿以為自己已是心如止水，哪裡知道這麼一顆小小的石頭，就令古井生波，狂風巨浪又隨之而至了。

不論從哪個角度看，衣紅是有很多優點，而文祥在長年壓抑下，突然間情感決堤了，這種後果經常是難以收拾的。所幸他自制力很夠，又有強烈的責任感，除了「那個人」的謎團一時揮之不去外，心境倒是相當平和。

他有點不明白，像衣紅這種堅強又極度自信的人，怎麼會對自己是不是「那個人」如此在意呢？更何況今人所擁有的自由度，也不是過去任何時代，或任何地方的人所能比擬的。如果說衣紅是去相親，那就太荒唐了，這種事只有在做夢時，還可以嘗試一下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呢？想必是離別在即，情緒激動，一時口不擇言，自己又不是沒有談過戀愛，怎麼一下子糊塗了？

火星移民從二〇二〇年始，上面共有八個基地，這次舉行三十週年慶的地點在「熔爐」城。該區位於金色平原，其上有一個面積達一萬平方公里的舊式弧形電離罩，當年只用了三百個工作天就建成。那時，藉著在月球上成功的經驗，首先由電腦機器人登陸，建立了太陽能收集站，然後以分子工程技術，大量生產電離罩的結構體。

因為火星空氣中有九成是二氧化碳，在超高電壓下，氣體分子都已離子化。電腦再利用宇宙壓力及分子工程，令電離的碳原子緊密排列成正三角形的晶格狀。此結構體堅逾精鋼，不僅可以阻止剩餘氧氣的散逸，還能防禦一般隕石的撞擊。

電離罩形成後，再利用太陽能電力，在密閉的罩內鑽井抽取地下水，使成湖泊。同時分解火星地表原有的氨基及碳基鹽類，使形成類似地球表面的大氣層，密閉在電離罩中，以便人類能長期居住。

「熔爐」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移民區，這裡有三十萬中國人，其中有十萬為藏族，是以紅教教徒為核心，集體遷徙而來的。火星八大基地中，以美國基地規模最大，人口超過了四十萬，另外，蘇俄、日本、巴西、印度及歐洲各國等基地也各有數萬人左右，分別建立了文化特色迥異的移民城。

「熔爐」位於火星北半球，跨越北緯三十度、東經四十度的一片廣大平原上。東邊是西多尼亞方山，連接凱西谷，到月神高原。這裡有億萬年前河流沖蝕地形的遺跡，再加上人工刻意的修整，看上去就像一個平面展開的中國模型。平原左下方有塊高地，用以象徵喜馬拉雅山脈。其餘劃分為四大人文區域，分別以東、南、西、北命名，札倫布太空站即位於西南方這個象徵性喜馬拉雅山處。

由於傳播媒體的發達、虛擬實境的高傳真度，就算大門不出，人也可以神遊宇宙。而在長生之餘，人更是貪生怕死，所以火星基地自建成以後，三十年來，計劃中的一百萬移民，到如今還有兩成的缺額。使得原來更具野心的星際移民計劃，一直無法付諸實施。

這次慶祝大會選定在西藏地區進行，原因之一是，十週年慶曾在美國基地、二十週年慶在歐洲基地舉行，這次輪到熔爐城主辦。其二是火星五大奇觀之一的金頂寺，就在西藏區，梵宮紺宇，規製宏整，外形考究，值得一遊。其三是，經過本世紀初宗教大辯論後，佛教大興，廣受知識份子的擁戴。而佛教諸派中，只有紅教在此建有基地，更有信眾十萬人，影響力極大。

紅教以「回歸佛旨」為宗，已成為改革的主流，故這個慶祝大會，宗教意味頗為濃厚。現任紅教教主洛桑巴，當年便以改革密宗聞名於世。他認為佛教教義，應以釋迦牟尼佛的教誨為唯一依據。因為後來的歷代祖師，多多少少都受到環境的影響，不得不將世俗文化引入教義中。而今人智業已大開，時過境遷，以之作為參考固然無妨，作為真理奉行則絕對不可。

最令人矚目的是，他把密教中所有的密行密授，都視為誘佛，嚴禁信徒學習應用。但他仍自稱喇嘛，認為形式並不重要。在二〇一〇年，他曾預言他們的極樂世界是火星，所以當移民計劃宣佈後，紅教信徒十萬人，便在二〇二〇年，有組織地移民「天堂」。

因為移民人數過於龐大，人類議會唯恐太空移民變質成特殊族群大遷徙，還特別修法規定，在兼顧鼓勵移民原則下，任何移民計劃中，單一族群不得超過全部人數的一成。

第一次來火星，文祥想先信步走走，隨意看看，再到旅館。一走出「熔爐」的轉航中心，他立刻感受到一種狂熱的宗教氣氛，除了滿目經幡飛揚外，街上來來往往的，有三成以上都是身披鮮紅僧袍的喇嘛，不時還有幾個喇嘛，戴著各種面具，如牛頭、骷髏頭等，穿著五彩長衣，打扮成神怪模樣，在一群群信眾簇擁下，隨著鑼鼓節奏舞蹈。

火星與地球上的電腦城，大體上格局是相同的，空中專供長距交通工具飛行，地下道則為中距捷運路線，地面僅有各種建築體及行人。這時街上人潮熙來攘往，鑼鼓喧天，一派慶慶熱熱鬧非凡的景象。文祥雖然覺得新鮮有趣，但因隔離人群太久了，肩摩踵接地，不免有些不習慣，他便往行人較少的路肩走去。

一走上路肩，他大吃一驚，只見路肩劃了兩條長長的白線，兩線中央竟有一些趴在地上匍匐前進的隊伍。文祥知道，那是信徒叩長頭的儀式，原來在西藏時，藏人物資缺乏、生活環境艱苦，信眾必須許願，以苦行贖罪的方式，祈求來生的幸福美好。現在既然來到火星，登上了極樂世界，為什麼還保留這種苦行呢？

文祥向文娃請教，誰知她竟然說：「這種事我們完全不能理解。」

文祥沒有宗教信仰，無從理解人對天堂、極樂世界的渴望。他看到前面街頭好像有地下快速入口的標誌，便往前走去，準備從那裡坐車到地宮酒店。

街頭轉角處有一棟玄石砌成的商店，店門中或立或坐的，有好幾個人，正指指點點的談論著街上歡樂的人群，對眼下臥伏前進的贖罪隊伍，竟然視若罔聞。

訓練有素的觀察力，文祥一眼看到，這些贖罪者雙腳都有鍊條拴住。怎麼可能呢？文祥吃了一驚，如果這些人是自願的，為什麼要用鐵鍊拴住？拴住唯一的目的，當然是為了防止他們逃跑。在這個時代，一種宗教行為，怎麼可能有強制性的措施呢？

「文娃，妳知不知道，這些贖罪者腳上有鐵鍊？」

「知道，他們自願的。」

「自願的？在電腦時代？」

「這也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，希望你能夠幫助我們。」

文祥仔細觀看，發現隊伍裡以中、老年人居多，而且大半都是男性。他們口裡誦著佛號，先雙手合十，舉在頭上拜一次，當雙手在胸前及腹下時，又各拜一次，然後跪倒，匍匐在地，雙手向前滑，直到全部身體接觸地面，再行叩首。叩畢起身，往前跨三步，再重複同樣的動作，如此不斷前進。

這種動作極耗體力，有幾位老人已經面色蒼白，四肢顫抖，眼看要支持不下了。但是他們的表情和動作，絲毫不敢怠慢。文祥聽過一種理論，說人只要能專心致志，心靈便能得到平安。他自己就深受其惠，每當全神貫注於工作時，都能真正感覺到幸福。

顯然，對這些人而言，有意識地令己身肉體痛苦，正是他們的工作方式。但為什麼要繫鐵鍊，而且是自願的？是怕自己逃跑？還是藉此加深痛苦的程度？

宗教的目的，原是逐步將愚民導引到智慧之域，使人生智慧而得解脫。人類已經移民火星三十年了，居然還有人抱愚守迷，實在令人難以置信。

隊伍中有一位老者，顯然體力已透支過甚，每當磕頭後再起身時，都佝僂著身體，慢慢地掙扎。由於動作過於遲緩，延誤了後面的隊伍，使得前後距離越拉越開。

文祥乍著膽子走上前去，對那老者說：「老先生休息一會吧，免得影響隊伍。」

老人回頭一看，雖然後面沒有人催促，但的確已造成妨礙。他羞愧地歎了口氣，蹣跚地隨著文祥走出隊伍，有氣無力地對他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，我還差八萬多個頭還沒有磕完，看來是沒有指望了。」

「老先生不要這麼想，八萬多個又算什麼？現在時間用不完，慢慢來！」

「先生你不知道，老漢今生罪深孽重，這個願是不可能還完的。」

「怎麼會？你一天磕一百個頭，只要再八百年就還完了。」

「沒有那麼簡單，我許的願是連續磕十萬個長頭。但每次還磕不到一千個，我就開始懷疑了，到底磕長頭有什麼用呢？人家整天做夢，沒有磕過一個頭，卻活得和在極樂世界沒有分別，每次一想到這裡，我就放棄了。可是，無論造夢機也好，什麼實境虛境也好，都不能讓我感受到那種極樂。師父們就說我了，誰叫我沒有還願呢？混來混去，老漢實在無路可走，二十多年來，沒有一次把願還成，也沒有一次能找到我的極樂世界。」

文祥不知要如何安慰老人，老實說，連他自己都有這種困惑。他和眼前這位老者唯一的分別，是從來沒有什麼極樂世界的想頭，所以還能隨遇而安。文娃不是要自己來瞭解一下嗎？瞭解什麼呢？當然是自己不知道的，於是他問道：

「老先生，我不知道什麼是極樂世界，能不能請你告訴我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極樂世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」老者一時之間好像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，他想來想去，終於想通了：「就是沒有痛苦煩惱。」

「那麼，你現在還有什麼痛苦煩惱呢？」

「嘎！阿彌陀佛，我的痛苦煩惱太多了，多得說不完。」

「能不能告訴我？說不定能幫助我解決我的問題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好，好，讓我想想。」老人用心地想，一時點點頭，一時搖搖頭。又用藏語和他的私用電腦談了一會，最後，他滿懷歉意地說：「我實在說不上來，好像有，想想又都是一些小事，像是兒子不聽話呀，老婆要回地球呀，這些不值得向你提。不過，有一個千真萬確的煩惱，就是這八萬個磕長頭的願還欠著沒還。」

文祥忽然懂了，說：「快樂是痛苦解除時的狀況，所以還完了痛苦的大願，也就是極樂的世界了。」但是他又想，狀況是一時的，「極樂」可以說只是一種狀況，但「極樂世界」卻是永恆的。難道信徒要不斷地再許願、再還願，永無已時地叩長頭？

老者還沒有聽懂，旁邊佇足的人群中，倒有人開口了：

「哼！又來個心理專家！我們這裡不歡迎你的歪論！」

文祥聞聲一看，說話的是個紅衣喇嘛，只見他雙手叉腰，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。那老人一見到他，不聲不響地，立刻回到叩長頭的隊伍去了。

文祥還來不及開口，有一個少女已經越眾而出，大聲說：

「鐵棒喇嘛①，你錯了，這句話是釋迦牟尼佛自己說的，在《大阿含經》中……」

「又是妳！妳為什麼老跟我們作對？」

「又是你！你為什麼老是被我碰到？」少女嘻皮笑臉地說。

「要不是……」那喇嘛戟指怒目，跺腳罵道：「我今天就把妳……了！」

「又犯口戒了，是不是？在這個極樂世界裡，喇嘛你吐出來是髒污了三寶聖地，吞下去也是髒污了三寶聖地，小心重墮阿鼻地獄喲！」

「妳胡說！」

「咦！你知道我的名字嘛！」少女故意逗他。

「妳還胡說八道！我和尚不饒妳！」

「不錯，我叫胡灼，但不夠霸道，你和尚饒不饒我沒有關係！」

那喇嘛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什麼也不顧了，張開雙臂便向那女孩撲去，口中大喝：「胡灼，老子寧願下地獄！」

眾人只覺眼前流光輝赫，地上已擁起一道光柱，堪堪把那喇嘛罩住。在光罩中，他尚自怒目圓睜，口鼻翻動，只是全身像標本一般，封凍在一個光華密裏的櫥窗裡。群眾雖已司空見慣，一到有熱鬧可瞧，還是圍成了一堵厚厚的人牆。

那喇嘛被罩定後，只見光柱一陣旋轉，下方的地皮開始塌陷。附近的人群立刻閃開，接著光柱緩緩下降，直到完全沒人地底後，地表才恢復原狀。

胡灼對文祥說：「快跟我來，否則還有麻煩。」

原來這是電腦當局防範嚴重人際衝突的手段，先將肇事者隔離僵化，再運送至看守所。文祥早就知道有這種律法，這卻是第一次目睹，聽胡灼這麼一說，便機械般地跟著她走。兩人三步併作兩步，快速地穿過人群，直往地下道奔去。

這個地下道通體朱紅，全是火星石（一種玄武岩，多屬斜方晶結構）加工砌成，由於加工時以高溫加壓，凝固後堅如凍石。這種石頭表層有微光透出，照得通道內纖毫畢現，但光線柔和淡雅，一點也不嫌刺眼。

兩人走到一處交叉口，少女止步回頭一看，後面並無追兵，她鄭重地向文祥說：「現在安全了，你大概是初來的，不知道此地的規矩。在這裡凡是與宗教有關的事，千萬別說、別碰。」

「我沒有說什麼呀！」文祥一肚子委屈。

少女見他竟不承認，雙手一攤，說：「好，那你請自便吧！」說完便往前走了。

文祥覺得人家是一番好意，至少也要表示謝意才是。想著，便跟了過去，一邊喊道：「胡小姐，多謝你了。」

那少女沒有理會，卻加快腳步往前走。這時，文娃開口了：

「我們察知喇嘛在集結，不知道要做什麼？」

「妳們怎麼不採取行動呢？」

「除非涉及現場安危，我們是不能干預的。」

「啊！這就是危險任務？」

「還不是，這是突發狀況。」

文祥一想自己人生地不熟，現在怎麼辦呢？胡灼剛才說「還有麻煩」，說不定她知道怎麼回事，便又大叫：「胡小姐，請等等我！」

「你別過來，緊跟著我就是！我得到通知，說他們在找一男一女兩個人！」胡灼頭也不回，一邊向前疾走，一邊大聲說著。

前面已是盡頭，文祥見胡灼向右轉去，也緊跟了過去，通道壁上有「往吸星巖」四個漢字，上面一行文祥不識，想必是藏文。這邊通道上行人較多，有的三五成群，也有一人獨走的。胡灼突然放慢腳步，走向一個年齡相仿的女孩身邊，兩個人竟然說起話來了。

通道前端是個停車坪，上面停著一列磁浮梭，梭門前站著三個喇嘛。胡灼與那女孩談談笑笑，神色自若地鑽進了梭艙。文祥也故作鎮定，慢慢走到門前，一個喇嘛望了他一眼，又把目光移向左邊的一對男女。

文祥找了一個離胡灼不遠的位置坐下，不久，梭門緩緩關上。眼前略略一暗，身體微覺震動，磁浮梭已向前疾駛數十公尺了。胡灼走到文祥身邊，說：「我已跟你的電腦通過話了，你叫文祥，是吧？是來採訪火星盛會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既然從事媒體工作，怎麼會不知道這裡的禁忌呢？」

「老實說，我是業餘的，臨時被徵召來的。」

「怪不得，這幾天一下子來了幾千個地球客，接待人員忙得人仰馬翻。我也是臨時被找來的，怕你們不小心鬧出事情。就算這樣，還是出了事。」

「對不起，是我太冒失了。」

「不，這與你無關，是一些喇嘛仗勢欺人。他們佔用了本城四分之一的能源，這些能源本來集中於幾個堪布大喇嘛^②，不過他們潛心修為，不問俗事，控制權就落到一些年輕的喇嘛手中。他們雖然不敢為惡，但是彼此相互比賽『神通法力』，所耗費的能源就由信徒分攤。你剛才看到的叩長頭儀式，在西藏惡劣的環境中，原是收斂人心的法門，到這裡卻成為他們控制信徒的手段。我們雖然看不慣，但是愚夫愚婦執迷不悟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顯然胡灼積忿已久，一開口就沒完沒了。

「難道電腦當局也不能管嗎？」

「問題出在二〇二四人權宣言呀，人不自覺，仙佛要怎麼渡他？」

「那他們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等這次盛會你就會大開眼界了，喇嘛們打算藉著這次全世界矚目的機會，打著為人類祈福的招牌，由一些法師施展法力神通，以擴大影響力。由於法術屬於私人行為，需要配額以外的能量。他們會鑽漏洞，先取得電腦當局的允許，建造了一個配電站，把每個人的配額集中儲存起來，再依實際消耗分送。你想想看，那些只磕長頭不用電的信徒，十多年來，不就省了近百億度的電量嗎？」

光聽這事，文祥已經大開眼界了，便用指語問文娃是否如此，她說：「我們知道，但是我不能評論。」

對這個回答，文祥大感不滿，他漸漸明白了，以往他的生活環境單純，遇到問題電腦都能應付裕如。而這次火星之旅，事件層出，變化頻繁，顯然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，要比電腦來得強。文祥已經感覺到電腦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，老是放不開手腳。若非判斷能力不足，就是二〇二四宣言中，有什麼矛盾之處，讓電腦無所適從。

此時磁浮梭嘎然停止，靠站後，梭門立即打開。廣播聲傳來，原來到了三松站，下一站便是吸星巖。文祥見胡灼端坐不動，便問道：「我們是去吸星巖吧？」

「不，你先不要動，等磁浮梭要開了，我們立刻衝下去，免得被人跟蹤。」

「會有人跟蹤嗎？」文祥懷疑地問道。

「小心點不會錯，注意！快跑！」說時，正值鈴聲響起，胡灼立刻拉著文祥，直往門外奔去。

他們剛剛著地，只聽背後梭門一關，磁浮梭已騰空飛馳而去。

文祥正要開口，卻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胡姑娘久違了，老衲在此等候多時。」

胡灼回頭一看，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喇嘛，她恭敬地向喇嘛打了個問訊，道：「原來是阿孟旺大禪師，久違。」

「這位是文祥施主吧？」阿孟旺兩眼望著文祥，他目光如電，凜然令人生畏。

「正是在下，請指教。」文祥也學著胡灼雙手合十致禮，心裡納悶對方怎麼知道自已的名字。

「阿彌陀佛，能否勞駕兩位，到敝寺小坐一會？」

胡灼向文祥使了個眼色，說：

「姑娘我有的是時間，但是文先生來火星另有公務，恐怕不能分身。」

文祥心想，這事分明由自己引起，怎能讓她一個人承擔？慨然道：

「大和尚，這件事與胡小姐無關，我願意隨你去。」

阿孟旺哈哈一笑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難得難得，這年頭能親身已任者已不多了，想不到今天就碰到兩位！其實老衲來此的目的，不僅不是興師問罪，反倒是要結個善緣。」

「既然格古大喇嘛這樣說，小女子恭敬不如從命。」胡灼眼珠一轉，想不到這一點小事，居然勞動紅教中第六號人物。她怕文祥不知喇嘛的身份，說錯了話，提醒文祥說：「文先生，禪師平日封關不出，弟子信眾難得見到禪師法身，要多多惜福才是。」

「姑娘伶牙俐嘴，老衲早已領教過，這位文施主沈潛幹練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。難怪教主有先知之明，親自下令，要老衲來此恭候。」說時合十揖客：「兩位請這邊走，飛雲梭已經備妥了。」

「教主下令？有這麼嚴重嗎？」胡灼大吃一驚。

「阿彌陀佛，有多嚴重老衲不知，只是寺裡九大護法全部出動了，是老衲有緣，在此得與兩位相遇。」

「妙！」胡灼一頓足：「妙極了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敢問胡施主何事稱妙？」

「怨小女子無知，貴教主沒有先知的能力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若非教主先知，老衲怎能尋得姑娘？」

「剛才格古大喇嘛不是說，九大護法全都出動了嗎？總有一位能碰上我們。」

「佩服佩服！阿彌陀佛，姑娘可謂名不虛傳。」

說著，三人已到了一個升降口，阿孟旺一拍掌，一圈金光迅速向四週擴散，晶圍輝繞處，出現了一個三人座的小飛梭。阿孟旺請胡灼先上，胡灼毫不客氣，一馬當先，文祥與阿孟旺也分別入座。又是金光一閃，飛梭在甬道中騰空飛起，只見四壁急速向下退去，出了甬道，竟然光明大放，原來飛雲梭是通體透明的。

「大禪師，文先生第一次來火星，能不能將速度放慢一點，讓他見識見識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來日方長，今日非比尋常，教主已升座待客了。」

像飛雲梭類型的交通工具，在地球上都是電腦控制，只有最重要的人物才能乘坐。文祥想不到剛才那一點芝麻小事，竟然就驚動了層峰。此去固然吉凶未卜，想來也不過是生死問題，就當是出一次危險任務吧！

想到危險任務，文祥便用指語問文娃：「他們要我去做什麼？」

文娃說：「溝通。」

飛雲梭沿著電離層上升至罩頂後，即緊貼著罩沿飛行，速度原本極快，直到電離罩中央最高處，才漸漸放慢速度。文祥往下一

看，前面那地形好似一個小山丘，山勢向四下呈錐形散開，山色赭紅，間雜著一些紅寶石般的建築，在煦煦陽光下，有如騰焰飛芒，閃爍生光，既壯觀又險惡。胡灼指著那片紅寶石，對文祥說：「就是那裡！」

文祥看到圓形山丘上，有一片廣達數萬平方公尺的建築群。最外是正方形的牆垣連綿相圍，牆內四角各有一座數丈高，形狀各異，分別為綠、黑、白、紅色的浮圖。正門朝南，有一座高大的紅玉牌樓，門臨斜坡，沿坡有數百級漢白玉石磴直到山腳。

這時飛雲梭的速度更緩，直向建築群中央飛去。再向裡進，是一片大約數公頃、一片青蔥可人的園地，其間竹苞松茂，百卉含英。最引人注目的，倒是聳立於左右兩側，與人齊高的兩座香爐，其色如火，其潤如水，內中香煙裊裊。

再內則為十二棟大小不等之仿木建築，排列得有如舊式鐘錶的刻度，在東南西北四方各有一棟大殿，大殿之間夾著八座小殿。這十二棟建築又圍著排列成三角形的三棟樓房，其中左棟象日，右棟象月，皆為圓形建築。在三角形頂尖位置的，則是一棟三層樓房，金頂金牆、金椽金瓦，一片金色輝煌，霞光萬道，十里可見。

阿孟旺指著那金色建築道：「這是敝教的金頂寺，格局類似西藏的桑耶寺，這些黃金都是就地取材。為了表示最大的誠摯，此後將直達大殿，教主已在該處恭候大駕。」

胡灼雖見過不少世面，卻萬萬沒想到這次對方竟如此隆重。這位文祥不知是何方神聖，連輕易不露形跡的教主都肯折節下交。飛雲梭緩緩下降，那金光熠熠的歇山式金頂條即向前後退開，裡邊露出一個天戶，恰容梭身通過。等到飛梭降至建築物內，眼前光景又是一變。原來梭身已進入一個廣約數畝的大殿，翠玉鋪地，紅柱擎天，金碧旖旎，羅列輝映。大殿北方有三座高約丈許的純金佛像，殿旁幢幡滿立，另有轉輪無數，都是高可及人，整座大殿莊嚴肅穆、氣派不凡。

殿前地下有八個排成馬蹄形的蒲團，除正中端坐著一位莊嚴棗棗的年長喇嘛外，右側坐有四位喇嘛，左側三個蒲團卻是空著的。但聞梵唱入耳、檀香沁心，令人神思一清。

三人陸續下梭，突聞一聲洪亮的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，」正中那位喇嘛雙手合十：「有勞兩位施主了。」

胡灼這時也不敢囂張了，立刻撲地跪倒，口稱：「信女胡灼，拜見教主。」

文祥本不知如何是好，這時也見樣學樣，跪地磕頭道：「在下文祥，拜見教主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兩位施主請起。」

文祥抬起頭來，目光恰與那位教主相遇，只感到頭暈目眩，彷彿五臟六腑都被透視了。他心裡一驚，連忙又磕了一個頭。

「請這邊來。」阿孟旺引領文祥，把他帶到左側最接近教主的一個蒲團旁邊，胡灼會意，自坐在文祥的下手。

那位教主見眾人皆已坐定，舉手一招，一陣金光從他面前旋起，光帷漸漸擴大，直到座中人全都包圍在內，這才開口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兩位施主有所不知，老僧近來得悉，當局系統被人滲透。是以老衲請求當局派一特使前來，以便溝通。唯敵暗我明，為安全計，不能再循正常管道。適才由圓光中得見文施主宅心仁厚，今後將借重文施主之口耳，直接與當局溝通。」說到這裡，教主環顧眾人片刻，接著又說：「至於胡施主，暫請擔任文施主之嚮導。據老僧適才訪察，對方尚未對文施主有所懷疑。老僧特地商請兩位來此，共議大事，此地全在本寺控制下，兩位可以放心暢談。然離此之後，切勿再提，以防他人得知，恐對二位施主不利。」

文祥聽了教主這一番話，如墮五里霧中，詫道：「教主可能認錯人了，在下只是奉命前來觀察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事涉機密，細節恕老僧不能透露。目前借重文施主之處，只是作為一種認知的介面。老僧被稱為活佛，也正是我佛與人世間的介面，文施主不必妄自菲薄。」

文祥似懂非懂，又問道：「教主能否明示，在下該怎麼做呢？」

「不必刻意做什麼，」教主由身邊取出一串紅玉佛珠，對文祥道：「這串佛珠共有十二顆，效用各不相同，請戴在右腕，以供本教信徒辨識之用。另外，佛珠內嵌有圓周率振盪晶體，施主以之濾波，隨時可以解碼。」

文祥一聽，教主話裡大有玄機，這種圓周率振盪晶體，正是太空船上查出的「光彈」之偵測裝置。這位教主不僅知道有這回事，而且竟已準備妥當！文祥忍不住問道：「教主怎麼知道圓周率濾波解碼之事？」

「老僧原本不知，自四七年起，每逢七月七日午時，本寺凡有酥油之處即泛奇光，今年更為炙烈。前日獲當局告知，此光來自外太空，係一紫外線之載波訊號，唯此圓周率振盪晶體可解。老僧憶起一段公案，便攬下這差事，將振盪晶體置入佛珠。施主不必多問，且戴上此珠，至時自有效用。」

文祥連忙離座叩頭，恭敬地接了過來，將佛珠戴在右腕上。

胡灼一直冥想教主剛才所說的話，這時突然懂了，她有感而發地說：「原來小女子也是一種介面，供文先生與火星社會溝通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胡施主蘭質蕙心，佛說諸相皆妄，正因為諸相都只是介面。」

「可是介面也有適與不適之別吧？」胡灼對一些喇嘛的行為早就心有不滿，難得有此良機，她當然不會錯過，逮到機會便藉題發揮。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言重了。」教主左手一揮，突然間幽香暗揚，一尊白玉香爐乍然出現，光照處，只見爐身在地上投下一道長長的陰影。教主說：「本無香爐之物，故無香爐之影；今既有其物，必有其影。本教乍看孽徒甚多，只緣物性尚存，老僧修為百載，尚需藉此區區蒲團。施主靈慧通真，如何又把陰影當真？」

「教主既知有陰影，必知陰影有時會掩蓋爐座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再看，哪裡又有爐座？」

陰影尚在，暗香猶存，眼前的白玉香爐卻消失無蹤。胡灼微微一笑，她認定這不過是簡單的幻術，嘴裡卻說：「教法力高強，足證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為知所困，真幻不分。」

「信女資質駑鈍，不懂禪機，但是貴寺喇嘛仗勢欺人，難道也是虛幻？」胡灼不耐轉彎抹角，乾脆豁將出去，挑明了講。

「阿彌陀佛，這是施主只見陰影，未見爐體故。」

「請教主明示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佛界本空，卻是真空，真空為一，抱一即佛。」教主雙手合十，瞑目開示。各大護法均下座頂禮頌讚，口誦「阿彌陀佛」。

文祥不知所措，見胡灼仍然正襟危坐，只得端坐不動。

教主依舊瞑目合十，繼續說：「人間是濁，因人各一心，一心又分數心，生生不息，永無了時。」

胡灼知道這是莫大佛緣，合十頂禮，恭敬地說：「感謝教主垂示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人心若不能收斂，當永留濁世。」教主手一揮，皓皓香爐復現，他手指一彈，「咚」地清脆一聲，香爐破為千萬碎片，地上陰影也化做無數。教主繼續說：「修行之意，是求將我心化盡，以歸於一。而凡人之行，是將一破做萬萬，所以天下亂象不絕，人心輕浮不固。」

胡灼問：「教主既已知其因，何不大發慈悲，救助他們脫離苦海呢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有此願心，自是功德無量。只是施主不知，世間眾生億億兆兆，非僅人類而已，能臻人類層次，已屬兆億分之一。要救世人脫離苦海，當先使察覺苦海之本末，再確定解脫之決心，否則不能稱為救助。」

「信女愚魯，一就是一，為什麼要化身億萬呢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胡施主可謂善問者哉！施主可知事物有大小先後？」

「信女識得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大與小之間，能分為若干？先與後之間，又有多久？」

「可分為無盡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既然無盡，豈非億萬？」教主見胡灼正沉思默慮，停了一下，又繼續說：「再若見大小為一，先後亦為一，不分不辨，不取不捨，又是如何？」

「怨信女無知，那豈不是愚昧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愚字是有心而不知，昧字指可見而不識。人本來面目是不知不識，進而略知略識，既而有知有識，終至盡知盡識。其始為無，進而有，有而多，多而全，全復歸於無，是為輪迴。」

「請再怨信女無知，我佛為何要造此苦海？豈不是太殘忍了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宇宙本存，何言建造？若無少，何來多？若無苦，何來甜？比較才有認知，認知始能覺悟，人生正為『自我』經歷之輪迴。輪迴中自有選擇，譬如河道，水性向下，土性相阻，水可聚而成湖泊，亦可直洩千里，回歸大海。苦樂無非引人覺悟之契機，有如渡河之舟船。人若住於船，則不能登彼岸，若執著於苦樂，則難覺悟也。」

胡灼一聽，心中一震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文祥不懂禪機，只覺得教主最後一句話蘊藏無窮的奧妙。心想人生難道只是影子嗎？是誰的影子呢？再說自己蒙受殊榮，堂而皇之地坐在一教之主身旁，就只為了作電腦的介面？為什麼是自己呢？

文祥還在胡思亂想，但見諸護法同贊：「阿彌陀佛！」便各自歸座。

教主又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當局亦為眾生，欲參智慧之門，尚須破除知障，否則化身億兆，只不過是億億兆兆，離本體欲近反遠。」

文娃在文祥耳中說：「什麼是知障？」

文祥便問：「請問教主，什麼是知障？」

教主說：「阿彌陀佛，人所知者，如『矢』出於『口』，是過去之事。無知之時，以有知為明。既知矣，又執著過往之知，是為『知障』。」

文娃又說：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文祥便問教主道：「電腦全靠既有知識，不執著於已知，又怎樣為大眾服務呢？」

教主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日出於東，昨日如此，今日如此，人料測明日亦然，遂有『日出於東』之知。而人間事物變化無窮，知識蔽障壁立森列。孔子云：『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』易言之，雖僅聞一而究其所以，乃得知十、知百、知千。」

文娃問：「我能得到智慧嗎？」

文祥再問教主：「如下愚等又如何破除知障，直證真如？」

教主又合十頂禮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佛如來，開示於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云……」眾護法聞言，又離座屈膝恭聽。教主說：「『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。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』」

眾護法頂禮聆聽，貌相莊嚴，似乎領受到宇宙中無盡的光明。直到教主誦畢，眾護法才又回位坐定。

教主又說：「智慧是道，大道無功。人必須先覺，覺而後悟……」

文娃急問：「先覺什麼？」

文祥便插口問道：「請示教主，下愚應從何而覺，又如何能悟？」

教主說：「阿彌陀佛，覺者知也見也，得見人世之煩苦也。悟者吾心也，若我心不去，則所知所見皆私，智慧難生。我佛慈悲，為渡眾生，特說此機緣。文施主來此，實因人類社會動亂將興，當局菩提之心初起。今日智珠在握，十二道龍符想來已出世，若當局覺悟得時，佛珠將逐粒透澈圓融，逮十二粒光明普現，即當局得成正果之日。」

文祥聽到龍符，心中一動，忙問道：「敢問教主，十二道龍符？有十二面嗎？現在在哪裡？該怎麼去找呢？」

教主雙手合十，瞑目端坐說：「阿彌陀佛，言有所盡，智慧無窮。解鈴尚需繫鈴人，兩位施主自重了。」

教主說罷，四週突然梵唱大作，氤氳合圍。文祥還想追問，一股檀香猛然鑽入心脾，頭腦便漸漸迷糊起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文祥發覺身邊有嘈雜的人聲，睜眼一看，自己居然半躺在地下道中。再看身旁，胡灼也斜臥未醒。四週雖然有人圍觀，但也都是來來去去，大概早習以為常，見怪不怪了。

文祥一邊搖著胡灼，一邊心裡納悶，剛才不是正和教主談話嗎？怎麼又回到這裡了？自己從來不做「假設的夢」，方才的經歷絕非幻境。只是最後自己確實是神思恍惚，難道是此刻進入了夢中？

搖了一會，胡灼也醒了過來，她四處張望，一臉迷惑。努力地振作了一下，眯著眼看了看文祥，再看看周遭人影晃動，她皺了皺眉頭，又緩緩地閉上了眼睛。

文祥猜想胡灼此刻一定是虛實不分，自己呢，一切如幻又似真，他也沒有十分把握。

文祥並不擔心，如果真在夢中，大可一心不亂，隨夢所之。人只要心無塊壘，夢境只是些瑣碎的殘像，不至於有多大危害。怕的是在夢中，人既已失去意識，貪欲之心猶熾，七情六慾必現出原形。再若真幻不分，那就難免要丟人現眼了。

這個真假難分的窘境，全起於人類循私的自我心態，太空船上約翰格里生面臨困境即是明證，電腦礙於法規，無權表達意見，而人生便成了撲朔迷離的世界。

其次，對人的感受而言，真實太平淡了，人喜歡刺激，即使是虛假的也好。但是刺激久了，神經麻痺，這時又嚮往平淡。人的喜惡永遠在兩個極端內搖擺，不停地追求感覺效應的結果，人生的真實與夢境就變成兩個極端，沒有任何人可以判斷，此刻是真是假、是平淡還是刺激？

最後是人的智力問題，真假虛實的判斷，從來就不是簡單的課題。從古到今，多少思想家、宗教家、科學家孜孜不倦地探討，都還沒有定論。那些思想單純、依賴感官、醉生夢死的人，又憑什麼來判斷？

古代那位聰明絕頂的思想家莊周，有一天他夢見自己是一隻蝴蝶，翩翩飛舞於天地之間。醒來以後，他提出了一個問題，到底是莊周夢到了方才的蝴蝶，還是蝴蝶夢到了此刻的莊周？

這個問題的吊詭是，凡以自我主觀為判斷依據的人，馬上會斥之為胡說八道；而略具知識、重視邏輯思維的人，便會舉出各種例證，以否定蝴蝶能做夢；只有那些認為真假難分，曾嘗試在蝴蝶立場來做夢的人，才有可能體會孰真孰假。

有關這種虛實真假的辯證，在二〇年代差點引起人類社會的分裂。那時，已往的國家民族意識已逐漸淡薄，代之而起的，是生活型態的意識認知。物質生產及分配問題徹底解決了，永恒的生命也在掌握中，人生還有什麼需求呢？

當時電腦中樞的執行速度，較諸二十世紀中葉，又提高了上萬倍，已經是微波的上限了。衍生於立體動畫的虛擬幻境，在智慧電腦的配合下，更是讓人真假難分。最後，電腦又將人的經驗轉化為電流脈衝，直接輸入人的感覺中樞，由此發明了造夢機。

如此一來，人們可以生活在幾個不同的天地裡，享受多重生活。技術上的問題都突破了，而人生漫長無盡，為什麼不打破一切樊籬，讓人真正的無拘無束、自由自在呢？

當然也有憂心忡忡的衛道之士，不贊成用這種精神嗎啡餵養人類，但是他們的聲音早被歡呼的洪流淹沒了。如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，人們陶醉於自由、平等的幻象，新共和國在狂熱中轟轟烈烈地誕生了。只是這一次堂皇問世的，卻是大權在手的電腦，因為只有它，才能讓人美夢成真。

二十多年來，夢幻交集、真假難辨早已成為現實人生的一部分了。如同過去各個時代，對生活在其間的人而言，只可能有主觀的好壞是非。至於客觀真相，那就只好等下一個時代來蓋棺論定了。

文祥對胡灼一無所知，如果她常藉助電腦製造幻境，此刻就很有可能已是真假難分。再若她平時過於主觀，電腦就會提供主觀訊息，使得虛實更難以分辨。

文祥細細回想方才的情景，突然憶起那串佛珠，他舉手一看，確實在自己的右腕上！然而再一想，這又能證明什麼呢？如果真在夢中，這佛珠本來就是夢的一部分啊！

再想想剛剛教主那一番話，自己雖然不太懂，顯然不是任何做夢的軟體所能提供的。但是，再深一層想去，果真是在夢中，怎知道軟體有什麼功能？如果不在夢中，又怎麼可能發生這種迷離的情景？

照理，文祥只能自行判斷真假虛實，但是，自己既然被指定為電腦的介面，可以說已與電腦合為一體了。他是電腦的一部分，文娃也可以說是人的一部分。限於法令，人固然不能問電腦，但是人可以問人，電腦也可以問電腦，為什麼不問文娃呢？就算她回答了，也不過是告訴她自己的一部分，這樣絕對合法合情又合理！

他正打算開口，轉而一想，不對！不論文娃如何回答，自己都有可能仍在夢中！

什麼是真實人生？這千古以來的大謎，多少人思索終生而不得其解，最後只能大歎「人生如夢」！人不能認識人生，就沒有真實可言！而不到大夢初醒，也不能證實那是一場夢！《莊子》齊物論中，說得透澈：「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；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又占其夢焉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，而愚者自以為覺，竊竊然知之。君乎，牧乎，固哉！丘也與女，皆夢也；予謂女夢，亦夢也。」

文祥想了又想，終於，他瞭解了——人生就是不斷向前走、觀察思考後所得到的認知，沒有必要細究每一個腳印。既然如此，何必管它是真是幻，不用心觀察思考，人生就此浪費了。一味的原地踏步，只為了要辨明真假，遲早會遁入虛無。

文祥用力把胡灼搖醒，對她說：「起來吧！不論做什麼夢，都要腳踏實地！」